

寒信访古

□朝颜

我被古老的事物吸引,是最近几年的事。年岁渐长,开始喜欢怀旧,怀自己的旧,怀人世的旧。我总想着将那些即将消失的旧事物用文字保存下来,或许它们就得到了永生。寒信古村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视野,它拥有六百多年的建村史,以及众多的古树、古祠和古庙。

从于都县城往东北方向驱车三十公里,便到了寒信古村。村庄坐落在梅江边上的寒信缺口,据留存的清朝乾隆年间萧氏族谱记载,明朝洪武年间,萧氏寿六公在此开基,迄今已历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全村百姓九成以上是一脉相承的萧姓。缘于梅江水利之便,寒信村曾是赣州东部六县水路航运的必经之处,商贸繁荣,村民生活较为富裕。整个村子背靠群山,呈条状临江而建,村民们或渔樵,或耕作,或经商,各有各的活法。

甫入寒信古村,首先被冠盖巨大、枝干斑驳、蔓延成片的古樟树和古榕树震撼。沿着梅江岸边往前走,一株接一株遮天蔽日的巨大榕树枝叶相接,将一条村道整个地揽进它们的怀抱之中。若是雨天穿过这条幽径,几乎可以不用撑伞。酷暑天那就更不用说了,不仅负责为你遮挡烈日,还帮你催动凉风。徜徉其间,我莫名产生一种被老祖母庇护的安全感。

这样的古榕树,全村还保留有二十九棵,树围最大的需七八个大人才能合抱。听老人们说,它们的年纪至少有上千岁了。我不禁掐指一算,它们在这里生息繁衍的历史显然比第一批榕脚的村民还要早。可以想象,六百多年前,这块土地上的榕树比现在还要多,还要恣意生长。后来,它们融入了村庄的整体格局,也容纳了比它们晚一些到来的村民,彼此和谐地共存到今天。

全村最大的古榕树,伫立在育英小学校内。它以硕大无朋的身躯,支撑起一片书声琅琅的天空,使得一所学校成为风景独特的雅致之所。听说,从前除了于都本县学子之外,兴国、瑞金等地也多有学子来此求学,可见它是有些声名在外的。在陆路不发达的年代,寒信村以其四通八达的水路优势,吸引了众多南来北往的商人,也吸引了不少志于育人的教书先生。可以想象,在一棵独木成林的老榕树下读书、嬉戏,终成为一代代学子一生怀念的美妙场景。

寒信古村至今保留有庞大的古建筑群,其中最具规模、最为醒目的当属萧寿六公祠。在赣南,无论走到哪里,几乎都能遇到祠堂,它们多是全村最雄伟华丽的建筑,以某一姓氏或族群的先祖命名,具有神圣不可冒犯之意味,萧寿六公祠也不例外。

沿着村道一直走到寒信峡缺口,便到了这座雕梁画栋的古老祠堂。萧寿六公祠建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又称敦睦堂,用以纪念寒信村的开基祖萧寿六。祠堂坐东北朝西南,背靠寒信嶂的庵背山,面朝水域宽阔的梅江,四周飞檐翘角,龙蟠虎踞,气势非凡。祠堂门前有一对顶天立地的红石柱,石柱与屋檐的连接处,刻有两只木雕垂狮,神态逼真,威严而勇猛。门楣上安置着各种寓意吉祥的木雕花纹,还镶嵌有多幅字画真迹,有山水,有花鸟,想必造价不菲。

在寒信峡,至今流传着萧寿六公开基的故事。家居赣县的萧寿六性情飘逸,好山乐水,公元1374年的某日,他溯贡水巡游至寒信峡,看到这里山水秀丽,十分喜欢,遂携家眷前来定居。萧寿六公生有四个儿子,他们有的善读书,有的喜捕鱼,各有所长。几十年过去,萧家人丁兴旺,势力渐强,便把原来在此定居的异姓人家田土购买殆尽。六百多年来,寒信村萧氏家族不断开枝散叶,繁衍子孙超过两万人,分布在四邻八乡和全国各地,寒信村也成为赣南萧氏最大的群居地之一。后来,国内多数萧姓在登记户口时被简化为肖,但子孙后代尽皆不忘先祖姓氏。

我来的时候,非节非庆,萧寿六公祠空旷寂静,只有一位萧姓子弟好心引路讲解。其实,这里是萧氏宗族举办庆典、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每遇学子高中、添丁嫁娶、老人还山等重要节日,全村人都要聚集在祠堂里举行仪式,祭拜列祖列宗,祈求平安吉祥、人才辈出。他们凝聚力强,心向一处,无论过去多少年,仍然像一家人。在祠堂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他们的族规家训。耐人寻味的是,我读到的第一条是“急国赋”,大意如下:“国家是身家之保障,一国之大不能没有费用,因此民众对于赋税应及时缴纳,不得拖欠。”多好的萧氏子民,以族规和行动表达着对国家的热爱和支持。对于族人,他们奖勤、奖学、奖善,倡导积极上进、积德行善的良好品行。望着这座古朴庄严的祠堂,我在想,一个族群的兴衰,与他们崇尚的风气必然是分不开的。

紧邻萧寿六公祠的是古色古香、形制紧凑的水府庙。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建造和装饰风格与萧寿六公祠非常相似,只是高度和宽度明显袖珍不少。据《萧氏寿六公十修族谱》记载,水府庙始建于明朝初期,迄今已近六百年,清代曾被梅江洪水冲毁,三次重建。1993年旅台族人捐资,村民们又动工修葺了一次。到2007年,水府庙获得政府拨款维修,保留了古代原貌,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这些年,我走过不少古村,因为政府的重视,许多古建筑被保护,被重修,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见到一些被施工方修得新崭崭不伦不类的,实为憾事。水府庙的做工、用料和效果,可谓是很尊重古代原貌的。

水府庙供奉的金公、温公二神,颇具传奇色彩,据说是萧寿六公从梅江边捡回来的。他们在江边久久徘徊,不愿离去,萧寿六公便将他们带到村里,供了起来。关于水府庙的来历,坊间有一个传说,萧寿六公最初只是草筑小庙,用以安放温金两位菩萨。若干年后,一个生意人经过寒信峡遇险,大喊二神名号,求得平安无事。后来,过往船公必上岸烧香,附近百姓人家也常去祭拜,久而久之,二神成了水陆大神。众人于是纷纷捐资,将萧寿六公修建的小庙改建成了水府庙,并把每年的农历七月二十四定为庙会日。这一天,十里八村的乡亲齐聚寒信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杀牲口、备宴席,祈福纳祥,仪式非常隆重,场面十分壮观。

我来的时候,自然没赶上水府庙会,但我曾数次观看过祭海大典,可以想象其庄重和热烈的景象。在水边讨生活的人,对水的敬畏和对平安的渴望有多么强烈,对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有多么信奉。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神以及一份敬畏,对生命极尽爱惜,对安宁的日子用心守护,这或许便是水府庙会最大的意义。

漫步寒信古村,随意就能闯进一幢古建筑,大小祠堂和牌坊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来历和故事。比如写着兰桂飘香的接官厅,比如挂着寒信书院牌匾的萧玉诚公祠,比如被一棵大榕树掩映的育英小学。当然,如果运气好,还能遇到古民俗,比如表演客家古文的盲艺人,拉着二胡以方言咿咿呀呀地唱着远古的故事,仿佛地老天荒也不过如此;再比如坐在榕树下制擂茶的中年女人,一柄光滑的擂杆握在手中,一只笨重的擂钵卧在腿间,擂杆在擂钵的锋利壁沿间不停地转着圈圈,转啊转啊,就有一股清幽的茶香味在古村里弥漫开来。

我最爱的是古建筑之间的青砖小巷,窄而长,仿佛连着悠长的时光。野草从青砖缝里钻出来,天光从屋瓦缝里漏下来,一个人顺着小巷慢慢地走啊走啊,走到一户人家的院墙外,看青灰色的瓦片露出弯曲的弧度,看院子里种着的几株仙人掌和太阳花,听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出来一个面目慈祥的老婆婆……所有的古意,都在其中了。

老年大学三咏

□廖明耕

其一·老有所学

耆年未改向学心，
笑入书堂逐雅音。
粉笔轻挥明妙理，
同窗共话振精神。
墨香漫浸时光暖，
书韵长萦岁月深。
休言暮岁无多趣，
求知路上再行吟。

其二·老有所乐

白发重登雅子堂，
书声入耳意飞扬。
师言细解烦忧散，
学友同研兴味长。
健脑何须寻药石，
舒心自有墨书香。
桑榆不叹时光晚，
此段光阴胜旧常。

其三·老有所为

黉门学罢献余晖，
志愿躬身意自归。
传火赣南承赤脉，
助兴乡野展新扉。
传经送宝情尤切，
尽已奉公志不违。
莫道桑榆精力减，
老有所为更生辉。

行走赣鄱乡村

□王彬权

十月的秋阳拂过山坡,为赣南脐橙加注最后一剂蜜糖,赣江两岸稻浪翻滾收割机在大地的五线谱上奏响最动听的乐章

回家度假的务工妹,在乡村振兴点迷失了方向,电商直播的信号绕过高山一条崭新的柏油路应接不暇承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订单

光伏板在屋顶收集太阳传送的密码5G信号将高山茶园的清香飘入千家万户的厅堂那条捆绑过山梁和贫穷的烟囪在村史馆的墙上默默背诵解说词行

井冈山脚下的神山村里,木槌捶打的糍粑粘住了往来游客的目光于都河畔的长征渡口,富硒蔬菜集结完毕大湾区的餐桌发出热情的召唤

鄱阳湖湿地公园,白鹤舒展的双翅在候鸟监测站的智能屏幕上打卡存档崇义上堡的金色梯田,沿着客家先民的掌纹走进了联合国的大会堂

守护绿水青山,通向金山银山乡村的每个角落都在重新排版校准粮仓的坐标,用AI画出梦想无人机在原野上洒下幸福的琼浆

一列高铁穿越赣南赣北三百五十码的中国加速度将父辈走过的弯路拉成笔直的坦途赣鄱大地正以奋进姿态续写新的辉煌诗行



和平盛世 吴晓霞 作



大地之秋 汤青 摄

树的轮回

□丁瑞来

车轮卷起尘埃,正向着塞罕坝行进,耳畔回响着《一路向北》那略带苍凉的旋律。视野之外,记忆深处却浮现出《最美的青春》中冯程与覃雪梅的身影。剧中,他们如同拓荒的精灵,以青春为犁,用汗水作种,努力让荒芜之地重新绽放出生命的苍翠。

历史上,塞罕坝曾是一片绿洲。后来,因过度开垦伐木,逐渐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莽莽,看不到尽头。半个多世纪以来,三代塞罕坝人艰苦创业、接续奋斗,建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当车轮驶入塞罕坝的地界,眼前的景象令我几乎屏息:河流如练,云朵如絮,花海似锦,林涛似海,珍禽异兽安然徜徉其间。这分明是“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万千生命在此重新找到了栖息的乐园。莽莽林海如绿色的汪洋奔涌起伏,我凝望着,恍然觉得,那每一棵树都是冯程和覃雪梅们血肉与灵魂的延伸——自然与人力的协奏,终于谱写出“人定胜天”的磅礴交响曲。

车窗外的绿意,唤醒我心底沉睡的幼苗。儿时的故园,山野荒疏,松树因稀少而被奉为神木,弥足珍贵。而寻常灌木与芒箕,则成了灶膛里最实

际的柴草。为维系三餐烟火,人们常需跋涉一二十里,向大山深处索求。记忆里某日砍柴回家途中,我偶然拾得三棵无名树苗,一米来高。回家后,将一棵栽于土屋围墙旁,另外两棵则植于屋角。十多年光阴流转,屋角那两棵树已然成材,后来化作我新婚衣橱坚实的躯干。当指尖拂过柜门那天然温润的木纹,我仿佛触到了树苗当年初生时细腻的肌肤。而围墙边的那一棵,早已亭亭如盖,在小小庭院中撑起一片绿荫,为老屋遮风蔽日,添了无限生机。

庭院中的绿意,悄然引领我走向更广阔的绿色王国。高考那年,怀着对绿色的朴素向往与敬意,我郑重地在志愿表上写下“农业大学”的名字。四年大学光阴,我沉浸于绿色世界的深邃奥妙:显微镜下DNA如命运锁链般精密缠绕,植物王国千姿百态的生存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林学》则如一部大地伦理的厚重典籍,字字句句都是对生命共同体的庄严诠释。虽然后来并未踏上与草木为伴的专业路途,但那片绿,早已渗入血脉,成为灵魂深处永不褪去的底色。

后来老屋翻新,土墙化为砖墙,我特意在屋前新坪上栽下一株一米多高的白玉兰。不经意间,十年光阴如水流逝,它竟然长成十多米高的擎

天绿盖。又一年阳春三月,网购的紫红三角梅又落户小院。正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良辰,三角梅在小小沃土上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它如火焰般炽烈绽放,一簇簇、泼辣辣的,与白玉兰的清雅交相辉映。它们并肩立于我的庭院中,如两位气质迥异的故友,无言诉说生命各自奔放的姿态。

伫立于白玉兰的素净与三角梅的浓艳之间,《管子》的箴言蓦然涌上心头:“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古老的智慧,一语点破了树与人的同根同源。

当越野车停在塞罕坝辽阔草原时,我携着五岁的小外孙女,也带着准备好的松树苗,寻觅到一片葱郁林地。我郑重地将树苗交到孩子柔嫩的小手中,轻轻叮嘱:“孩子,用心种下它。再过二十年,等你回到这里,你亲手栽下的松树必将参天而立,与这片林地同在。”孩子蹲下身,小手认真扒开泥土,小心翼翼地埋下树根,又郑重地压实土壤。她稚气的面庞上,映照着重塞罕坝林海沉静的绿意,也映照着我童年栽种无名树苗时那虔诚的身影。此刻,我分明看见,一粒微小种子在幼小心田悄然入土——树之轮回,关乎生命,关乎未来,更关乎一种与大地肝胆相照的承诺。

晒秋

□李帆

袋的,说说笑笑,忙而不乱。王大爷最爱在这个时候亮一嗓子:“今儿的日头真得劲,一天顶三天!”春花婶子总会接话:“可不是嘛,明儿是个好天,接着晒!”

其实,晒秋的记忆里,也不全是这样顺风顺水的晴日。有时,我们正吃着午饭,天际忽然就飘来一团乌云,村子里瞬间像开了锅。大人喊,小孩跑,全都冲向晒场。扫的扫,推的推,装的装,一个个手忙脚乱,恨不得多长出几双手来。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的时候,要是还有粮食没归拢,那真叫一个心疼。常常是,等我们气喘吁吁地把最后一袋粮食扛进屋里,回头一看,那边天又放晴了,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湿漉漉的地面,像是跟我们开了个玩笑。父亲一边擦着汗水和雨水,一边望着天空笑骂:“这鬼老天,专挑老实人欺负!”

“嗨——”一声急促的喇叭声把我从沉酣的旧梦里惊醒。

再看晒场,已经换了一番光景。几个年轻人正开着三轮车“突突”地穿梭,车后斗一倾,金黄的稻谷便瀑布般泻下。取代竹耙和扬锨的,是一台红色的铁皮翻谷机,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钢铁战士,在谷浪中匀速前行,所过之处,谷粒被均匀翻起;旁边,电动风选机正“嗡嗡”地唱着歌,将秕谷和杂质吹得老远。

我下车走过去,蹲下身,像小时候那样抓起一把稻谷在手心里搓了搓。谷壳依旧沙沙作响,有点扎手。旁边的小伙子停下活儿,拍了拍身旁那台

机器,笑着递过一支烟:“叔,您回来啦?现在都机械化了!这一片谷子,搁以前我父母他们,得忙活大半天,现在我这机器一个钟头就能弄得利利索索,再也不用担心老天爷突然变脸咯!”我点头称是,看着他被太阳晒得黝黑却洋溢着喜悦与自信的脸庞,心里头忽然一亮。

还是这片晒场,还是那些庄稼,只是晒秋的工具和方式改变了。父母那辈人,是用身体贴着大地,用汗水一粒一粒地亲吻粮食;而如今的年轻人,则是用技术和智慧,成吨成吨地驾驭丰收。方式在变,但那份对丰收的期待、对土地的虔诚,何曾改变?

看着眼前这片热热闹闹的景象,我心里头滚烫滚烫,忽然觉得,这晒秋,晒的哪里仅仅是五谷杂粮,晒的,分明是农人们沉甸甸的盼望,是土地慷慨的馈赠,是日子本身那朴素而扎实的底色。这满眼的斑斓,便是秋天写给大地最朴素最热烈的情书了。

傍晚,当最后一缕夕阳被远山吞没,晒场上的粮食都安妥地回到了麻袋与粮仓里,只留下一地清辉的月光,和未散尽的阳光余温。这时候,村里的孩子们,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在光滑的水泥地上学骑车、玩游戏、放风筝,直到各家大人扯着嗓子喊他们回家。

故乡是有脚的。此时,我已经离开了老家,却仿佛还能闻到那晒场上阳光与谷物交融的香气,丝丝缕缕,钻入梦中来。